



远

山

YUANSHAN MENGLONG

朦胧

或许，是否，抑或那个
荒凉无垠的沙漠，汲取，那干涸
装，在一定的深度
去沉淀，你的灵魂，去消融，你的忧伤
去抚慰，你的孤独
去滋润，你的荒芜

张志远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远



朦胧

张志远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山朦胧 / 张志远著. —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
2007.11

ISBN 978-7-227-03637-1

I.远… II.张… III.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73173号

远山朦胧

张志远 著

责任编辑 朱晓灵

装帧设计 万明华

责任印制 来学军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高伟

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址 www.nxcbn.com
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 5.75

字数 130千

印数 3300册

版次 2007年11月第1版

印次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7-03637-1/I·963

定价 2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诗意的写作

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和志远先生是同事,都在盐池一中教书,又都是语文老师,交往很多。那时候,志远先生教书之余就从事文学创作,写完一篇,我先睹为快,为快之余,我又非常羡慕。我认为人生乐趣很多,写作为最,当然写作很苦,但值得骄傲。芸芸众生,能提笔写作的人为数不多,能写出好文章的人为数更少。志远先生既能写,又写得好,怎能不让人羡慕,又怎能不感到骄傲呢。

志远先生写文章出手很快,一篇文章脱稿后,不几天另一篇又脱稿了。这得益于他深厚的生活积累,得益于他扎实的文学功底和勤勉不辍的写作精神。

志远先生的写作不搞宏大叙述。他写的人物是

小人物，写的事情是小事，他的叙述不愠不火，慢言细语，娓娓道来，耐人寻味，其中蕴含着浓郁的诗意。诗意为何物，我说不清楚，但我能品读出来。梁启超说他读“义山的《锦瑟》、《碧城》、《圣女祠》等诗，讲的什么事，我理会不着。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，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。但我觉得它美，读起来会令我精神上得到一种新鲜的愉快。须知美是多方面的，美是含有神秘性的”。志远先生的文章倒不至于写得缱绻缥缈，含义朦胧，让人不能懂，不可理解，而是清新明快，豁然畅朗。我引梁启超的这段话，是要说什么叫诗意，读起来觉得美，令人精神上得到新鲜的愉快，就是诗意。志远先生的文章正是如此。

但我不愿搞繁琐的引证。因为一篇文学作品的诗意，不仅仅体现在个别语句乃至语段上，而是笼罩在全文上。藺兴才先生曾评论志远先生《小屋》一文，他说“《小屋》言之有物，看得见，摸得着，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看似淡泊实则浓郁的情趣。”它摒弃的是“抽象抒情”和标语口号式的文风。这个评价我是赞同的。



一篇文学作品，如果是上档次的，必然是富有诗意的，而诗意又不在于写大人物、大事件、大主题。名家曾说过，能把生活的琐事写好很难。怎么算写好？就是要写得人喜欢读，而人们之所以喜欢读是因为它能把读者带入一种境界，这种境界，攫取人心，感染人情，陶冶人的灵魂。我们再把它往小说一点吧，即这种境界能让人感到五脏六腑都像清风涮了一下，十分熨帖。这就是诗意，就是含而不露、味之无穷的诗意。

诗意其来有自。生活的积累固然重要，但是不品味生活，不饱含感情地品味生活，生活对你都是过眼烟云，来也飘浮，去也飘浮，飘浮得你只知生活，不知享受。享受什么呢？享受生活所蕴含的淳朴诗意，并把这种诗意沉淀在你的心底，将来再化作你笔下的诗意。

理论家讲的是要观察生活，我讲的是要品味生活，品味就得咀嚼，咀嚼中你会感受到生活的酸甜苦辣，你会认识到生活原来不仅仅是一团麻，它还包含着这样那样的道理。感性和理性恰当地结合，才能使

你的心底酝酿成感染所有人的诗意。所以袁宏道说：“世上所难者唯趣。趣如山上之色，水中之味，花中之光，女中之态，虽善说者不能下一句，唯会心者知之。”“趣”就是诗意，“会心”就是品味。

但是，必须要会写，再好的诗意也要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。克罗齐说的直觉为美，那是只能留存在自己心中而别人永远无法体味到的美，我们不提倡那种虚无之美，那么就请你练硬自己的笔头吧。硬，不是深度的刻画，而是轻轻的涂抹。所谓“轻”，并不是轻飘、轻浮，而是举重若轻的硬功夫。所以深度的刻画是直白，轻轻的涂抹是含蓄。直白是公文，含蓄是韵文。因而要写好文学作品，必须多读唐诗宋词，从中体味“惊人”之句凝炼、含蓄、质朴、畅达之韵致，以提高自己修炼语言、创设意境的能力和水平。

这些志远先生都做到了，也都达到了，而且炉火纯青，挥洒自如，使情之经、辞之纬和谐匀当，天衣无缝。美哉，斯文！

以上琐谈，都是读志远先生文章的体会，漏洞百出，谬误自在，好在我手写我心，可以无悔矣。

目

录 CONTENTS

入世	001
葫芦村往事	016
轻点,隔墙有耳	032
小屋	037
烟忆	041
那颗星.....	043
走出大山	045
书的往事	051
丧失	056
旧村	061
少年同窗	066
最后的窖	072

滕滕

远

目

CONTENTS 录

风沙又起	076
父亲与酒	079
卑微的生存	082
远山朦胧	088
老 师	095
故人二题	103
炬	103
菊	110
乡里旧闻	118
赵玄玄	118
张寡妇	122
梁毡匠	124

朦胧

沈 从 文

目 录 CONTENTS

秃老刘	127
故园的生灵	132
野兔	132
麻雀	134
山鸡	138
怀念寒冷	141
话说“盐池精神”	147
教师·校长·学者	150
山里人·汽车司机·作家	153

朦胧

远

目

CONTENTS 录

荒沙滩上写春秋	157
冷峻心灵上的风景	160
也说精品	164
附 录：《小屋》三叹 ——读散文《小屋》 萧兴才	167
后 记：我的最初时刻	171

滕胧

远 111

人 世

RUSHI

那一年，我读初一。

已经记不清我是怎样离开了村小学那孔简陋的窑洞、土坯搭成的课桌的，总之，现在是站在这所乡镇中学的校园里了。

学校依山而建，一排整齐的窑洞前面，有几排破旧的砖瓦房。其中一排是学校的会议室、图书室、老师办公室，剩下的就是教室了。校园呈方形，四面有土墙环绕。院子里零星地点缀着几棵老榆树，都长得高大顽健，在秋阳下婆娑弄碧。有一块据说是大炼钢铁年代留下的毫无规则、形状丑陋的黑乌乌的铁块，挂在老榆树上，是钟。校工用一根铁棍敲响它，“咚——嗡嗡……咚——嗡嗡……”声音却柔和、悠远，令人心头涌起一种邈远的隔世的哀感。

我在一间门口贴着“初一②班报到处”红纸条的房子前,手足无措地站了一会,怯怯地喊了一声“报告”,屋子里就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:“进来!”

我还没有看清这位姓闵的老师的面孔,就感到了那目光中的严肃和审视,便把头低了下去。他告诉我学校有关新生入学的规定,作业本的规格大小……末了,他说,你可以走了。这时,我才抬头扫视了一下这屋里的情景:办公桌底下堆积着一些沾满泥土的土豆和已经发蔫的白菜,显得凌乱不堪,角落里有土坯砌成的灶台,男人的汗酸味与霉味充斥其间,有几只苍蝇在空间盘旋,悠哉游哉。

当我退出这间屋子的时候,我就觉得我已经走进了这个人的生活。

这人显得木讷,或者说是迟钝。他经常穿一身蓝布中山装,有些陈旧、短小了。裤子提得很高,露出了脚踝骨。夏天光脚穿一双手工做的布鞋,冬天穿一双军用旧皮鞋(他当兵的弟弟送的)。走路两腿一撇一撇的,像企鹅。说话用本地方言,一板一眼。讲课时不看学生,随着语言的抑扬顿挫,不停地摇头。板书极多,且都是正规的楷书。讲得满头大汗了,就顺手用沾满粉笔灰的手抹一把脸,这时,形象就如京剧里的小丑,在教室里引起一阵哄堂大笑。他讲得很苦很累,但一丝不苟。

他似乎不喜欢当时使用的语文课本,自己又选编了三本补充教材。它们是《字形音义辨》、《成语运用》、《作品选》。《作品选》这本资料选了从先秦到“五四”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一百多篇,每篇后面都有作者简介和对作品的简要分析。这些资料都是闵老师亲自刻写、油印、装订

的,只向每个学生收一元钱,价格也便宜,学生都很珍视。

不久,就传来消息,有人给公社写了材料,指责闵老师:“不依规矩,扰乱教学,企图摆脱教育的无产阶级方向。”公社党委责成校方迅速调查处理这件事。

校长姓刘,原来是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,因为在一次民兵实弹演习中,有效地排除了一次事故,被提升为公社党委委员,还兼了中学校长。他当校长,但办公室在公社,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学校巡视一次。

这一天,他就骑着一辆烧火棍似的自行车,来到了校园。一进门就喊:“老闵,老闵——来一趟!”声音嘶哑、干涩,充满了酒气和被窝味。

闵老师随他来到会议室。

他坐下来,点上一支“墨菊”,一连连的烟圈吐出来,最大的到了屋顶,最小的刚从嘴里诞生,顷刻间,能坐二十多人的会议室就变得飘飘缈缈了,给人一种虚幻感。

闵老师有些胆怯地站在他对面。

“听说你闹了啥鸡巴材料?”

“嗯。”

“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,懂吗?”

“懂的,不过……”

“去,拿来我看看!”

闵老师把那些资料双手递给他。他胡乱抓起一本,翻开,艰难地瞅了几眼,就用烟头在上面烧了几个洞。“我看,也没鸡巴大问题。嗯?”他自言自语似地说。沉思片刻。“这样吧,老闵,你把这些烂屎收起来,一把火烧了,这事就算完”。

然后他笑眯眯地站起来，拍拍闵老师的肩膀：“晚上你可要请客，啊。”“当然了，当然了！”闵老师慌忙点头。

烧书的时候，我和一些同学在场。闵老师从办公室里搬来一张椅子坐下，手里握着铁丝拧成的教鞭。当火苗燃烧起来的时候，他就闭了眼睛，用教鞭不停地拨弄着火堆，俨然一个盲人握着一把探路的手杖。后来，就有一滴浑浊的泪从睫毛滴到鼻尖上，凝住了。

许多年后，我都记得那情景，心里因而也常常萌生出好些不平静的想法。

那天课后，闵老师去商店买了白干、猪肉、“三门峡”烟。他用土豆和白菜分别与猪肉烩炒，就有了两个菜，又撬了两瓶水果罐头，一齐摆在办公桌上。刘校长领着几个人，大呼小叫地拥进来，直喝得山摇地动。到了晚上，闵老师也醉了，眼睛像注满了猪血，红得吓人。他扶住门口的老榆树，哇哇地吐，身体不停地摇晃抽搐，背影孤独极了。那一顿，喝掉了他半个月的工资。

村镇的夜晚寂静得可怕。用《阿Q正传》上的话讲，就是“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”。偶尔的几声犬吠，煤油灯昏黄的光，就都夸张着这种寂静和荒旷。

刚吃过晚饭，“砍牛腿”的队伍就拥进了闵老师办公室。汗酸味，劣等纸烟的气味，乡村的幽默，连荤带素的笑话，唾液，烟蒂，把整个房间搞得污浊不堪。

闵老师“砍牛腿”就像上课一样，认真极了。揭一张牌，嘴唇轻轻地张一下，目光由于聚精会神，也变得纯净热情。牌揭完了，便把眼睛凑到跟前，认真地分析、判断……而对对手们在私下里早已做了手脚，任凭他神机妙算，结果总是

输，脸上密密麻麻画满了“胡子”，被等候的人替换下来。他就用拳头敲敲脑袋：“老了，老了，脑子不中用了！”极其诚恳地叹息着。

第二天，脸膛上还残存着墨汁的痕迹，就走进了教室，转身在黑板上写上“七律二首——毛泽东”。

我们班上当时有一位名叫李敬的学生，十分顽劣。老家在陇东，前些日子随其改嫁的母亲来到这个村镇上。

闵老师庄严地站在讲台上，摇头而歌：“春风杨柳万千条，六亿神州尽舜尧……”李敬就在下面学着他的样，摇着头喊道：“春风杨柳没一条，六亿神州顺着摇……”教室里顿时乱哄哄的。闵老师气得腮帮子都在发抖，一挥教鞭，命令李敬站起来重念一遍，李敬就又阴阳怪气地念了一遍。他扔了教鞭，一步从讲台上跨下来揪住李敬的衣领，“啪”一记耳光打上去。

“哇——”他哭了，背起书包冲出教室，丢下一串串粗俗的咒骂。

闵老师讲不下去了，布置我们预习。

大约二十分钟后，就有一位衣衫不整的中年妇女从教室外闯进来。脸上血丝状的潮红，因为极度愤怒差不多变成深紫色了。

“你是闵教员吧，你凭啥打我娃？”

大家都怔住了。

“他在课堂上捣乱！”

“捣乱啥了，都好好坐着吗！”

“呜呜——”她哭了起来，“你糟践我孤儿寡母，我说啥也要还上一巴掌！”说完猛扑过去。闵老师笨拙地后退，那

女人就在闵老师脸上抓了一把。顷刻间一串鲜红的血珠从脸上渗出来。

她转过身来，住了哭声：“驴日的听着，我娃不念了！”摔门走了。

闵老师捂了脸站在讲台上，目光里流淌着羞愧和难堪。教室里很静，门外秋风携着落叶沙沙地吹过这个世界。

清醒过来后，同学们都很愤怒。闵老师就摆摆手：“算了，算了。”语气里有沉重的伤感。

冬日的一天早晨，闵老师给我们讲《木兰辞》，他先把课文念了一遍，只是没有摇头。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……”好听极了，就像唱歌。已经念完了，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，便喊：“再唱一遍好吗？”他突然严肃了表情，厉声说：“这是唱吗？这叫吟！”

“哄——”大家都笑了，笑得开心极了。他果然又“吟”了一遍。

教室里冷得厉害，坐在前面的同学就悄声说：“闵老师，脚都冻麻了，跺跺脚行吗？”

他便举起三个指头，大声宣布：“三分钟！”

于是，教室里便轰隆隆地响了起来，仿佛花木兰的千军万马从课堂上滚滚掠过。校园里老榆树上蜷成黑点的麻雀，也似听到了春天的雷声，抖擞一下精神，飞向远处。

我们跺脚，闵老师把双手爽在灰布棉袄的袖筒里，在讲台上踱来踱去，一不小心从台阶上跌下来，打一个趔趄。

这时，教室里就又爆发出一阵愉快的笑声。

然后，他说：“冬天了，宿舍里要生炉子，大家要注意煤烟，最好在窗户上留开一个小洞。”他不厌其烦地强调着。